李傻傻◉著

老师批改作业时常用的符号

红叉



花城出版社

李傻傻的成熟和自信建立在对经典著作的广泛阅读之上。他是在更严肃的状态下写作。不论题材的选择还是讲述的方法，他的故事都超越了他的年龄。这一点难能可贵。他的故事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，充溢着张力、迷惑和玄机。故事从始至终在他的熟练掌控之下，生生不息绵延不绝。情节在涌动的节奏中生成、变幻、展开，最终消解。他的文字充满弹性，永远带着暗示意味。读者对于『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的情节』具有强烈的预感，带有莫名的期待。也许这才是李傻傻小说的独特之处，也是魅力所在。

——马　原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李傻傻◉著

老师批改作业时常用的符号

红X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红×
李傻傻著．
－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2004.7
ISBN 7－5360－4373－2

Ⅰ．红…
Ⅱ．李…
Ⅲ．长篇小说－中国－当代
Ⅳ．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4）第 060228 号

责任编辑：林宋瑜
技术编辑：薛伟民

出版发行　花城出版社
（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）
经　　销　全国新华书店
印　　刷　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
（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吕家营村）
开　　本　880×1230 毫米　32 开
印　　张　9.25　　1 插页
字　　数　210,000 字
版　　次　2004 年 7 月第 1 版　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　　号　ISBN 7－5360－4373－2/I·3496
定　　价　1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目录

◉ 第一章 …… 1

◉ 第二章 …… 14

◉ 第三章 …… 44

◉ 第四章 …… 80

◉ 第五章 …… 124

◉ 第六章 …… 173

◉ 第七章 …… 192

◉ 第八章 …… 223

◉ 第九章 …… 237

◉ 第十章 …… 264

◉ 第十一章 …… 280

◉ 第十二章 …… 287

第一章

1

他帮我打开水，挤开人群，扔垃圾。像一匹小马。什么也不需要干的时候他说，四年前，他第一次坐火车，就是在这节车厢。

在进这节车厢、遇到他、和他屁股贴着屁股之前，我经过了候车室。候车室里有两股气味，一是煮白菜的气味，另一是炖萝卜的气味，总之是熬蔬菜的气味。墙边吊着几台电视，但是都没有放。几个新疆人跑丢了白帽子，大声叫着，别关门，别关门。穿制服的女人恼怒地放下钥匙。我跟着他们一伙，拉开大铁门，侧身钻过门缝，冲向站台。5车厢一般说，就在地道的出口。

我个子不高。车厢过道里吵吵嚷嚷，全是人，在塞行李、找伙伴，摇摇晃晃，就像一团滑腻的泥巴。我这么说，意味着火车上的空气就如一池肥沃的液体，也意味着我是一条鲫鱼，在池泥中钻。除了感觉到闷热，还感觉到氧气不足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5 车厢 37 号已经坐了人了。我掏出票，不错，是 5 车厢，也是 37 号。我问他，请问这是你的座位吗？他抬起头来反问我，你是几车厢的？伴随他的声音，他黝黑的脸上出现一种表情：眉毛上扬，眼睛睁大，眼角几条闪电形状的血丝，额头上突然隆起粗壮的皱纹。

不好意思，这座位是我的，请你让给我坐吧。我把票给他看，他不看，只是仰头看我，眼光好像很无辜，其实十分狡猾。这种人最讨厌了。

车厢尽头墙上紧贴一张发黄的招贴画。一个警察，别着手枪，对全车厢的乘客敬礼，心脏的位置被挂破了一个洞。文字说明是："警民同心，打击犯罪！"。四个人挤在三个人的座位上，我的胸口在淌汗。车厢里到处是淌汗的女人。据说南下的火车，就是这样拥挤。空气发出吱吱吱的叫声，过道里堆着行李和人。有的人坐在行李上，有的人护着行李。带小孩的，就把小孩放在座位靠背上坐着，小孩的脚穿着鞋，小孩的脚一晃一晃的，座位上的乘客用讨厌的表情侧身躲避着他。

也许你没有坐过南下的火车，不知道究竟有多拥挤。妇女把胸脯放出来，用手背把前面的人推一推，挪出一点空间，把乳头塞进哭闹的婴儿的小嘴。奶孩子的乳房，乳晕黑乎乎的，肿胀得从根部到顶端一直凸出青色的血管。这种乳房真的不漂亮，可是，前后左右都是人，胸脯贴着脊背，胳膊缠着胳膊，没有人能扭过头去。除非你闭上眼睛，不然就会看到那颗硕大、低垂、肿胀、乌黑、静脉暴凸的乳房。据说南下的火车，总是这么拥挤。

乘务员把货车推过来，把餐车推过来，压着屁股和大

腿，挤压扭曲剩余的微小空隙。车子开辟的路径后面，跟随着长长的队伍，他们基本上是借机上厕所的人士。他们已经憋了很久了。如果有个别突然来了月经，黏稠、湿热，那种难受的程度，会令她后悔自己已经不是个婴儿。

婴儿在妈妈大腿上躺着。奶完之后，她仍然哇哇地哭。妈妈于是知道她不是要吃奶，而是要撒尿了。她看到通往厕所的路途遥远，人群就像原始森林一样可怕。她抱起小孩的屁股，用那个习俗的姿势，在座位上让她尿开了。这至少说明，她可以随地小便，看着她的小逼我希望在火车上月经的时候，我也是个婴儿……

一些肥胖的人，鼻子是酒糟的。他们在打哈欠、接电话的时候，嘴里喷出的酒气，像天上派来的雨，台上领导喷溅的口水，躲也躲不开。

旁边的这个人还好。他不大说话，精神很好，不打哈欠。有时瞟过来一个细长的眼神。我知道他偷看我的领口。车到临潼站的时候，他开始剥橘子吃。他把桔皮剥成花瓣的形状，放进一个红色的塑料袋。接着他把橘子一分两半。橙色的橘肉扯着白色的细丝。那时阳光刚好移到了他的手上。他的手指瘦削细长，指背上的细纹密致，显示这是一双经常活动的双手，一双可能熟悉女人身体的手。突然，他把左手从阳光中抽出。抽出的目的是为了递给我一半橘子。

别人摸过的东西，让我直接入口，我有点犹豫。但他细长的眼睛可以说很清澈，也可以说很真诚。他刚才占了我的位子，一直擦着我的裤子，磨着我的大腿，现在则让我吃他的橘子，我有点反感，害怕他是个二流子。等他一口把半个橘子全吃下去，我才一瓣一瓣慢慢剥开。橘子带着南方雨水

的甘甜，汁液丰富。“二流子”跟我弟弟差不多大。我弟弟已经死了。

你在哪儿下车？我主动问他。

长沙。你呢？

比你远。我不想告诉他我的一生。

那我们可以一直同路到长沙。

是呀，你是回家吗？

……

车过潼关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说了很多话。他也不那么害羞了。甚至有一点多嘴。他说话的时候，细长的眼睛看着橘子。橘子纯粹剥给我吃，手法娴熟，让我想起那些，那些憋住呼吸专心刺激女性的舒适、温暖的男性朋友。我喜欢那种互相尊重的满足。

他说他老家全是橘子。但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说，其实他从来没有回过老家，只知道，在沅水边，出产橘子和柚子……我去过那里，也可以说刚从那里回来。我辞掉鬼都能闷死的编辑工作以后，没事可干，到处游荡，第一站就是那边。那里的山水普普通通，风土人情也止于古朴，不过尔尔，但是男人真的不错，属于刚烈且温柔的优秀人种。

他说，那边的河很宽，没有桥，车和人畜都靠“缆船”过河。这我知道。过渠河就这样过的。在两岸牵一条手臂粗的钢绳。绳子上系一条大船。船两头用另外的钢绳连接两岸。两岸各有使用电能的机器。有车过河，先停到船上，然后启动对岸的机器，慢慢把船拉过去。再过来，也是一样。坐在车里的人，会以为车子停了，可是走出来一看，大船正在过江，

脚下风平浪静。

他说，在车里面，感觉不到船在动。可是透过车窗，你会看到河面很宽，岸……

他突然不说了。这是因为，乘务员来查票了。他脸上闪过紧张的神情，低声对我说，等会查票，帮我个忙吧。

怎么了？

我没买票。我俩用一张票行不行？

那怎么行？他查完了要在上面画的。

不是那样……我们到厕所去。他要敲门的话，就把票递出去。他肯定想不到里面有两个人。要是他不敲门就……他做出一个表情，应该是表示“更不用怕”一类意思。

试试看吧。吃人家的嘴软。我们拨开人群，他在前，我在后。厕所里有人。踮起脚尖，可以看见乘务员已经到达车厢中央，离我所在的位子仅仅两步之遥了。“二流子”对门一顿猛捶，门里的人大声吼道，敲什么敲。乘务员越来越近，如果不是他太胖，他甚至已经站在我胸前了……“二流子”抓住门把手，像掉进水里的飞机旅客一样，死命咣当咣当地晃动。

门一开，一股臭味飞扑过来。火车上的厕所的臭味，就像泡泡糖吹出的大泡泡，突然破了，全罩在脸上。二流子让我先进去，我只好先进去了。小窗户开着，热乎乎的风灌进来，我们磕磕碰碰的。

一男一女同时上厕所，别的人都很奇怪。我只是觉得臭，臭不可闻，皱着鼻子。这个样子一定很难看，但幸好二流子早已转过脸去，不和我对视。他的双手紧紧抓住门把，一点也不乱动，我不用担心他碰到我这里或者那里……乘务

员果然来敲门了。我把票给他。他又要给我。我再给他。两个人龇牙咧嘴的，谁也听不清谁，但是谁都知道对方在说什么。争了一阵，他咬住我耳朵说，女的比较好，不会被怀疑云云。说实话，他说话的气流让我很痒，我恨不得一把推开他的猪头。

因为一些可以想到的原因，他乐意帮我打开水，挤开人群，扔垃圾。像一匹小马。什么也不需要干的时候，他问我想不想听一件有关年轻人的事情。他很多次说到一个地方，却又声明从来没有去过。他说他毕业后打算去那里做木材生意。他说了一路，我以一个编辑的敏感，建议他写出来，写成一本小说，这就是你将要看到的。他所强调的地方，也将在小说里频繁地出现。

2

1999 年，我本来应该呆在监狱里，命运却安排我坐在南下的火车上，看着车厢尽头一张 6 月份的招贴画。一个警察，别着手枪，对全车厢的乘客敬礼，心脏的位置被挂破了一个洞。文字说明是："警民同心，打击犯罪！"。我嘴角浮现一丝死里逃生的笑意，转头看着窗外。

窗外是清晨，雾气迷蒙，我看不见平原，只看见了平原上的雾。但是我不用看也知道，那是收割过的荒凉的麦田。以前，它是金色的。再以前，它是绿色的。现在，它距离哪种颜色都很远。

广播里放完了宋祖英。放完了"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

肉体”。澳门要回归了啊。第三位是英国乡村歌曲，一个声音唱道：“躺在金色的麦田里……”这个歌手在扯蛋，没有人能躺在金色的麦田里。俗话说，针尖对麦芒，敢情洋鬼子的皮肤粗糙到针都刺不穿。

回想4年前，绿皮火车一路南下，我不知道我是正在结束一段倒霉的生活，还是正在开始另一段倒霉的生活。窗外越来越亮，又越来越黑。我趴在桌子上睡。醒的时候，两颗门牙酸痛不已，已经松动。我不是被狱卒喝醒的。我是尿憋醒的。在南下的火车上，我环顾四周，看哪里方便排泄。火车很挤，空中横七竖八，站立的人身子直着，脑袋耷拉，活像吊颈而死，只差舌头没伸出来；地上则七零八落，一双腿在某人胯下，头和身子却不见踪影，满地都是这种钻到座位下睡觉的支离破碎的身体。离鸡叫天明还有两个多小时，没有开路餐车，也不能下车。这该死的尿。

小心地把屁股抽出来，爬上椅子靠背的顶端，双手如弯月铁钩，紧紧抓住行李架上的钢管。我学习猿猴跳跃，动作非常之轻。对我而言这只是儿戏，在儿童时期我能爬到槐树的巅峰，再从距离树干最远的树枝上滑下，手心两只黄鹂。我惟一担心的是，当我从一个座位跳到另一个座位时，鞋上泥沙俱下，会不会撒进男人的眼睛，女人的胸口。这些都是人类敏感之处，只要有一个人被我惊醒，我就可能被呵斥，还可能被当成拆行李的小偷。那时，人们会把我拎起来，放到一个没有厕所的地方，盘问拷打。那样一来，我的膀胱就破了。

实际上，我的膀胱从来都没有破过，而且工作状态很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好，到了该撒尿的时候，就喷出一股液态的热情。有一年夏天，何上进在河里洗澡，坐在桥墩上，眯缝着眼睛看上游黄黄的太阳。看了一会儿，天上竟然淅淅沥沥下起了雨，何很奇怪。但是等他看见我的时候，他就不再奇怪，而是火冒三丈。你知道吗？那一阵雨，来自我的膀胱……他跳起来打我，却怎么也追不上我……

我们从白山村边缘跑到槐树林的中央，最后来到了白山小学操场。全村的小孩都在那里玩转陀螺。何上进不顾我在众人面前出丑的事实，将我按倒在地，一顿痛打。我脸贴着地面，呼呼地喘气，吹起小股的尘土。我全身扭动，想要将他掀翻。骑在他背上，左手按住他的脖子，让他的脸贴着黄土。不过主要还是他抓住我长度适中的头发，把我的头往地上捶。虽然黄土不如水泥硬，但是不可否认我的头还是很晕，很痛。

按理，我应该把这件事告诉我爸爸，让他把何上进打上一顿，给我出气。但是何上进打完我之后，还大声地宣布，我是个软蛋。他说我怕他，他说，我力气很小。这也未免太欺负人了。你想想，要是这时我把老爸搬来，他们不就会笑死了吗不笑死才怪。于是我对何上进说，谁怕你？谁力气小？你让我压在地上试一下？

何上进说，反正你是软蛋。打架不行就别打嘛，没谁逼你，是不是？

我说，我操你妈。

何上进指着我说，你再骂一句。

我操你妈……我实现了他的愿望。

何上进飞过来，中途被一个年龄稍大的小孩抱住了。看

把戏的人起起哄来，打什么打，扳手腕！看谁力气大。

谁都知道我力气比何上进小。他比我大，比我高，比我壮。我的笑话他是看定了。

何上进飞快地说，扳就扳，操你妈的看你服不服气。

我也说，扳就扳。不过要用左手。刚才我右手被他崴了一下。

随便你。

你知道吗？我赢了。竟然是。你可能不相信，但是如果我告诉你我是左撇子，你就不会怀疑了。我左手比右手力气大很多，而何上进右手比左手力气小很多……后来我学了一篇叫《田忌赛马》的课文，才知道这个方法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人使用过了。

我不想告诉我爸这件事还有一个原因——他一直看不起我。每当我哭哭啼啼，告诉他有人打我，他就说，活该！哭哭啼啼，没有出息！打不过别人你哭什么哭?！既然如此，我就算被人打死也没必要对他说了。

我只告诉我妈。可是我妈总是摸摸我的脸说，以后少跟他们玩。不跟他们玩，不就没人打你了吗？

她也几乎从来不跟人说话。除了隔壁的莲姑婆婆。那个女人九十多岁了，总是对我妈说，她儿子打她……她儿子打她……我妈那时就不再是我妈，变成了她妈。

每天早上，我妈就把我从被窝里轰出来，叫我去放羊。把我爸轰出来，让他去装苹果车。她在灶房里做饭。她不吃面，不吃包子——面粉做的，她一概深恶痛绝。她只吃米饭。

吃完了米饭，在运送苹果的路上，他们会看到太阳升起。我在放羊。

有时候她让老爸一个人去卖苹果，自己在家里种菜。春天种四季豆、豇豆、黄瓜、南瓜、冬瓜……秋天种白菜、萝卜、土豆……全部种在房子旁边的小菜园里，四季豆三根，辣椒五株……

那块地很小，害虫都没地方交配。她从来不种麦子，这不是因为她不爱吃面粉，而是因为她没有地。

他们是白山村的人，但是他们没有地。因为他们是后来迁到这里来的，那座房子和那片菜园，是莲姑婆婆一时冲动，送给他们的。

3

跳回座位，我将屁股重新插回去，看了看窗外。空气渐渐明亮，越来越多的森林使我想起我要去的地方。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山区丛林，丛林里有一个山村，村里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，但是他们都认识沈田玉。按照现成的说法，那是沈田玉的“故乡”。

话说沈田玉在湖南省西部一片深山里长成一个青年。湘西多土匪，这有电影《湘西剿匪记》为证。但沈田玉一直耕樵渔猎，并与一个正当妙龄的女性，照当地的习惯，夜夜在竹林幽会。

有一天，别人告诉他，该女性同时也亲近另一个青年。

又一天，一个人对他说，甚至不止一个。据说，女人和男人做爱，在人类发展史上，是一件非常重要也非常平常的事。但很明显，这种事降临到具体的男人或女人身上，一旦发生错乱，当事人就可能萌生“死了算了”的想法。又据说，湘西边民剽悍野蛮，虽然自己不想活，但首先要出掉心中那口恶气。比如把对方切碎，把尸体喂狗。

在没有听说这堆谣言之前，沈田玉背上整天背着一把土铳。筒子又长又粗，把托乌黑发亮，枪膛里上满了铁砂，无论什么凶猛动物都不想挨上一铳。至于他的刀，请看他腰上的草绳，请看草绳紧系的蜡木刀盒。蜡树木质细腻，像女童小腹那么光滑。刀盒平时捆在他的腰上，睡觉时挂在墙上，做爱时扔到附近的草地、低矮的灌木里。听到足够的谣言之后，他穿上几乎从未穿过的汗衫，全副武装，既像剿匪的，又像被剿的。他就那样，腰上别着刀，肩上扛着铳，走过了他家和谣传中的青年的竹楼之间的丛林野路。山路蜿蜒翻滚，他一会儿就到了。他也不哼一声，一脚把门踹开，径直冲进去，砰地开了一铳。又跨步上前，一刀切下了人头。

切完了头，他又觉得活着不容易，死了可惜了。于是发足狂奔，像被猎狗追赶的野兔。腰上别刀，左手提枪，手臂和胸前血迹斑斑。由于当时是夏天，东南风向他迎面吹来。

死人的亲戚和朋友（以下简称“家属”）立即展开了搜捕，比任何一次围猎都更加壮观。还有人报告了公安局，杀好了鸡，粥也架上灶了，只等穿制服的人进村。

据沈田玉自己说，他来不及跑多远，他就躲在竹楼右侧的茅房里，左手抓紧刀柄，手心里满是汗水，牢牢蹲在粪桶上空纹丝不动。东南风扇动遮挡茅厕的塑料纸，他就以为是

人在拨弄。

躲过了这一劫，后来的事情就简单好办得多，也单调无趣得多：他连夜翻过山岭，到达百里之外的周元煤矿。他改名换姓，下井拖煤度日，偶尔贩卖西瓜。他以为一切经过时光流失逐渐风平浪静。他没有想到，四年后的一天，一个拖拉机司机，去周元煤矿拉煤，看见了他。司机把这消息给了"家属"，获钱一百块。

得此密信之后，"家属"立即召集人马，准备捉他归案，枪毙他。可是故事在这里发生了转折，前面说到的那位妙龄姑娘，竟然也听到了这么机密的消息，而且，也给了那个司机一百块。就在"家属"密谋杀害她老情人的过程中，天上下起了夏天才会有的大雨。她带上一个 4 岁小儿，经过一片扬花的稻田，脱掉凉鞋，捋起裤腿，过了浑浊的小溪。在毛马路上，雨水砸出泥窝，她听到后面一辆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来。她把儿子拉到马路中间，直直站在那儿，分毫不动。司机只好踩刹机，停车，并且让她坐在自己身边。雨水浇湿了她所有衣衫。路很滑，司机吃力地手把方向盘、刹车、挂刹、换挡。雨很大，他像杀猪一样号叫，问身边的人要车费。如果他不号叫，对方一个字都听不到。而这样一叫，他还可以趁机扭头，偷看女人身上柔软透明的起伏。

那辆雨中的拖拉机改变了该女人、女人的小孩以及她意欲通风报信的那个人的命运，却将"家属"重新燃起的一线复仇火焰"呼"地吹灭，还害得人家花了很多车费，请公安吃了几十只鸡……

我想谁都可以猜出来了：1985 年，女人跑到男人那里，

说她救了他的命，从此以后他要带她走。最后竟然说，小屁孩是男人的儿子。1985 年，沈田玉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亲子鉴定、DNA 检测，只知道“滴血相融”，可是女人不给他机会“滴血相融”。所以，我和沈田玉的父子关系就由一个少妇的一面之词确立下来，一直到了今天。

也就是说，我妈把我硬塞给了一个不那么想要我的人，一直到了今天。在这种情形下，不光沈田玉怀疑我不是他儿子，我也怀疑他不是我爸。甚至很多小孩也跟着瞎起哄，背地里叫我“野种”，偶尔还当面叫来叫去。而他们打我的理由，也有两条，一条是我是从外地来的，另一条就是我是一个“野种”。

这样一说，就可以看出我爸看不起我是很正常的。但是别的小孩看不起我却很不正常。虽然我可能不是沈田玉的儿子，但是，我肯定是某个人的儿子，他可能死了，也可能只是不在我身边。而村里死了老爸的大有人在，老爸出门在外打工的就更多，为什么他们没有被人看不起？为什么别人安然无恙？我在小学的时候，曾调动大部分时间和智力思考这些问题，却从来没有得到答案。后来我上了初中，学校离家十里，每天晚上回家，早上上学，就算他们骂我，我也很少有听见的机会，听到了也没工夫理会。昼夜交替，寒暑往来，我还有点想念小时候那些玩伴了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